

朦胧的雾气,朦胧的月色,与赶牛人和牛儿在月色雾气中模糊的剪影,缀成了一幅乡村夜色的水墨画。

号子声

秋收秋播,到处机声突突,脱粒机在场头飞转,金色的稻谷如瀑布般从滚龙上泻下;拖拉机在地头奔跑,乌油般的黑土被翻耙得如粉如镜……看着这,心里甜蜜蜜的。但记忆深处,似乎有根弦被不经意地拨动了一下。猛觉眼前少了点什么。噢,记起来了,那是久违的马中河畔悠扬豁达、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声。

也就是40多年前吧,我们这些在校读书的农家娃一到假日,总要回生产队“学农”,干起农活来,从不落在别人后面。那时给麦子浇泼鲜河泥,我们几个小青年也学作大人们的样子嘴里哼着劳动号子(那劳动号子压根儿不亚于电影《刘三姐》里对山歌的韵味),脚下大步流星,你追我赶,我们组总是抢先完成劳动任务。那时,大多数农活都是大兵团作战,特别是挑泥、运肥这些重体力劳动。人们边干边打号子,以此忘累解乏、提神鼓劲。号子多种多样。肩头上的活有3种号子,人少或是抬的,号子最简单,短促有力:“哼哨号”“嗨哟来”之类,这种号子多无曲调,信口呼来。人多的、挑的,号子有两种,都是“独唱”或“齐唱”式的,可一唱一和或一唱众和。一种较短,但也有两个乐句:“哟噢号——号号——呢呀”!“哼呀呢个上来哟号——呢呀”!这是男性的“专利”。另一种则不分男女,曲调婉转悠扬,为两个较长的乐句:“哟号号哟啊呢个哟号号——来——嗨”!

号子一响起来,人们就力气上了身,效率也高多了。特别是气氛欢快热烈起来,人们长时间处于一种创造、表演的激情之中。

还有两种特殊的号子,就是赶牛号子和踏车号子。

赶牛号子,一般用在夜里耕田和脱粒打场。据老农说,那赶牛号子是赶牛人“唱”给牛儿听的,牛一听得这号子脚步就不由得加快起来。特别是打场,那滚子在“吱溜吱溜”不紧不慢地转,赶牛人不时来一声:“号子来来依哟吹——嘘”!接着便是“啪”的一声响鞭,清脆响亮。真是:号子叫破宁静夜,鞭声惊醒梦中人。朦胧的雾气,朦胧的月色,与赶牛人和牛儿在月色雾气中模糊的剪影,缀成了一幅乡村夜色的水墨画。

与前几种号子相比,踏车号子总是最具特色的。如果说那些号子有曲无词,衬词由你自编,踏车号子则正儿八经地词曲俱全,其词或说古人故事,或猜谜逗笑,内容十分丰富,踏车号子是领唱齐唱式的。音乐性和文学性珠联璧合,乡味浓郁,古意盎然。

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匆匆一瞬,可在我们家乡,简直是经历了世纪的变迁。许多农活早已被机器替代,依附于这些农活的劳动号子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现在赶牛号子和踏车号子已成绝响。

别了。昨日的号子声!

我想,在如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,建设新农村的热火朝天的时代,笔者怀旧式地发出这样的惋惜,与其说是对那个难忘年代的回忆,不如说是对更美好的明天企盼吧!

以造木之艺雕刻人生、雕刻时光、雕刻岁月,也雕刻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让它有滋有味、活色生香。

方寸之间

方寸之间,演绎刀尖绝活。这是世人对木雕艺人的写意。

在木雕艺术家钱万春的工作室里,我怀着虔敬之心,阅读那刀锋上的万千春华。

一把锋利的刻刀,一只笃实的锤子。在他粗糙的巧手间,一块普普通通的木头灵气凸显,仿佛被注入了生命。

亭湖孙成栋

满室氤氲着林间的气息,仿佛在诉说着木料的前世今生。地上铺满落下的木屑,宛若一场故乡的浅雪。

屋外的秋阳,透过窗棂在室内流动,幽静柔和的光线映亮他专注的面孔,映亮他额头上的沟壑。

光载着岁月,轻盈又沉重地跳跃,在云端,在草坡,在河畔,在发梢,在眼角,在风里。

那蓄于内心的力量,似乎被什么唤醒,流动在朴实的线条上,时而气势磅礴,时而柔情似水。刻刀下的人物清晰丰盈,像我们走失的亲人,于雨后的黄昏一一回来,与我们紧紧相拥,促膝而谈。

那些花鸟、山水、器皿、房舍,同样被赋予灵魂,俨然闻得出芬芳,听得到鸣啭,看得见纹理,滴得下露水,看得起炊烟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,被称为民族记忆的背影,历史文化的“活化石”,而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木雕,堪称非遗芳草地上的一朵奇葩。

作为非遗项目“钱氏木雕”的第五代传承人,钱万春让生命与木雕相融三十余年,孕育出别具一格的盐城木雕技艺。

钱氏木雕技法丰富,混雕、剔地雕、线雕、透空雕、贴雕……一项项精湛技艺各显其能,或古朴大方、或华丽繁缛、或清雅俊朗;种类也繁多,木浮雕气势恢宏,意象繁密,刻画细腻,栩栩如生。圆木雕造型饱满,富于立体感,刀功独到,鲜活自然;根雕化腐朽为神奇,构思精妙,千姿百态,余味无穷……

从小就在木屑的清香中长大的他,时常看着父亲和爷爷制作木雕,而木头和刻刀也成了他的玩具,耳濡目染之下产生兴趣。14岁那年,他开始跟着父亲学习

木雕手艺。1986年,他拜浙江东阳著名雕刻家许锡义为师,成为其关门弟子,得到真传。经过许大师的悉心指导,他进步迅速,技艺渐精。后又在专业艺术院校学习工艺美术,艺术素养更加深厚,视野也更为开阔。

木雕是个苦活。学习木雕得从最基本的磨刀练起,一不小心手就会被划伤。学艺之初,年少瘦弱的钱万春还要刻意锻炼自己的手部力量,对他来说,最难的部分是雕刻粗胚,也就是先把一段木头凿出内轮廓和外轮廓,由表及里,层层深入,这往往需要很大的力气。由于长时间按压刻刀,他右手无名指上的老茧比树皮还厚。

然而,不管多苦多累,他从未想过放弃。

手艺人的口碑,全在活细不细。钱万春对待每一件作品都特别用心,前期琢磨创意,后期精心雕琢。他的作品,大到几米长的屏风,小到人物摆件,件件创意非凡、工艺精湛,细节处更是彰显出高超的雕刻技法和扎实的艺术功底。

在创作上,钱万春一方面坚守传统工艺,遵循木雕艺术的共性,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,来审视、挖掘、发现、展示木雕的个性;一方面又努力寻求自我挑战与超越,将传统木雕与时代特色融为一体,以标新立异的方式,实现创作思路上的突破。

他将绘画与雕刻相结合,致力让木雕写意与速写意象熔于一炉。经过多次尝试,终于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,融合了绘画语言和雕刻语言,达到绘画与雕刻的天然合一。

他还采用象征、寓意的手法,把几何图案、文物造型、传世名画、少数民族风情等融入木雕创作,糅合国画的写意性和木雕的工艺性,极大地丰富了木雕的题材,表现领域也变得更为浩渺。其作品《喜上眉梢》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三十载栉风沐雨,三十度春华秋实。三十年默默耕耘,三十轮流光溢彩。以造木之艺雕刻人生、雕刻时光、雕刻岁月,也雕刻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让它有滋有味、活色生香。

吹糖人

我们几个朋友出去游玩,返回时,由于时间充裕,顺道去了“阳澄湖服务区”。只见人来人往,接踵而至。然而真正让我心动的不是人造式小桥流水的梦里水乡景点,也不是微缩版粉墙黛瓦的诗意江南,而是静在一旁的吹糖人。

我驻足观赏,吹糖人是位大爷,年龄七十岁上下。大爷戴着一副老花眼镜,一身得体的衣服干净朴素,两鬓发白,面色和蔼可亲,一道道皱纹深深地嵌入他沧桑的脸庞。大爷前面有一个直径半米多的圆盘,圆盘里有各种颜色的麦芽糖,用格子一一分开。只见大爷双手如跳舞一般,不停地揉搓着一块麦芽糖,然后拿一根小气管按在揉成糖团尾部,用嘴在这根小气管上吹气,糖团开始膨大。大爷一只手握住糖团,另一只手一会儿拿剪刀裁剪糖团的多余部分,一会儿用细长的木钳在各个小格子里挑选不同颜色的糖团。大爷对各种造型了然于胸,不一会儿,一个色彩亮丽、活灵活现的孙悟空造型就做好了。我看到木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孙悟空造型,一种失而复得的欢愉涌上心头,也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童年时代。

俗话说,“麦一种,手一拱”。那个时候,只有到了冬季,吹糖人收割好稻子,种下麦子,才有闲一条扁担挑着两个担子走街串户奔波。一个担子里装着糖锅,糖锅下有一个小炉子,能保持麦芽糖像发酵好的面粉一样柔软。另一个担子上是一个货架,整齐地插好吹好的样品。吹糖人常常把担子摆放到学校门口,课间休息时间,或中午放学时,我们只要听到“铛铛铛”的铜鼓声,就知道吹糖的大爷来了,每一次,我们都把大爷的担子围得水泄不通。

木架上的产品丰富多样,栩栩如生,惟妙惟肖,有《西游记》里的人物造型,也有十二生肖造型,还有各种花草草,供我们选择。我们非常羡慕个别有钱买糖的小伙伴,可是绝大多数的我们囊中羞涩,虽然一个只要五分钱,但只能围观,盯着糖球直咽口水。

我馋得实在忍不住了,趁吹糖人低头做活时,用小手指碰触木架上的孙猴子,然后连忙把手放到嘴里吮吸着。那沁人心脾的甜滋味,一下子让我感觉很幸福。其他学生纷纷效仿,这让大爷对我们提高警惕,不时抬头盯着我们看。

做教师的父亲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,像拎小鸡一样,把我从人群中揪出,其余学生见状作鸟兽散。父亲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下,说糖吃多了对牙齿不好,及这些用嘴吹的产品不卫生等大道理。我表面上答应,但还是经受不了那种甜丝丝的诱惑。回家吃饭,我从鸡窝里拿了一枚热乎乎的鸡蛋,到商店变卖了五分钱,急忙到大爷的担子跟前买了一个孙悟空的造型,不舍得一下子吃完,只用舌头慢慢舔,这种甜蜜滋润着我贫穷的童年时代。

“先生,想要孙悟空吗?”大爷微笑的问候声,将我的思绪又拉回现实。我想弥补童年时的欲望,买了几个“孙悟空”。大爷脸上闪现着惊奇,进而一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在大爷帮我包装的间隙,我不由得问起大爷生意怎样。大爷笑呵呵地说,不为了钱,纯粹爱好。

大爷不为利益而坚守这民间艺术,可贵可敬。

流年碎影

东台杨应和

登瀛

刊头书法 臧科书